

175521

電影劇本叢書

夏 伯 陽

瓦西里耶夫兄弟著



藝 術 出 版 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夏 伯 陽

T.C.瓦西里耶夫兄弟著

傅 偉 珩 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Г. и С. ВАСИЛЬЕВЫ
ЧАПАЕВ

譯自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ТОМ 1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 容 說 明

‘夏伯陽’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電影文學劇本。它已成為蘇聯電影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之一。

劇本創造性地、完美而生動地塑造出蘇聯國內戰爭時期傳奇式的英雄夏伯陽的形象，使其成為了不朽的典型；夏伯陽這一英雄人物坦率、純樸、勇敢、機智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性格，在劇本裏得到了鮮明的刻劃。劇本中政委富爾曼諾夫的形象令人信服地表現了黨的偉大組織作用，它說明了自發力量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沿着革命與勝利的道路前進。

關於‘夏伯陽’，約·維·斯大林在‘對蘇聯電影十五週年的祝詞’中這樣寫道：‘蘇維埃政權期待着你們的新的成就——新的影片，像“夏伯陽”那樣頌揚為蘇聯工農政權而鬥爭的偉大歷史事業，動員人們去完成新的任務、提醒他們去注意社會主義建設底成就和艱難。’



这就是——夏伯陽。

三套馬車從土丘後面衝出，逕直躍入鏡頭……一羣人迎着馬車跑來：有些人丟了步槍，有的還赤着腳。三套馬車衝進人羣。坐在馬車裏的人站了起來：

「站住！上哪兒去？」

人們圍住了心愛的指揮官的馬車。這就是——夏伯陽。

一個游擊隊員，由於過度激動，喘息地「報告」說：

「捷克人把我們從村裏給攆出來啦！」

夏伯陽向他撲了過去：

「捷克人？……那你的槍到哪兒去啦？」

游擊隊員朝着大家跑來的方向，狠狠地擺了擺手：

「槍在那兒呢！」於是，急忙往回跑，跑向村裏去了。

夏伯陽一揮手，向車夫喊道：

「來！……咱們走！」

衆人緊跟在他後面跑着。有一兩個體質較弱的，也攀住車篷，緊跟着跑……

大路上，撤退下來的游擊隊員們在走着。前面塵土飛揚。游擊隊員們停下來，有人認出了夏伯陽的三套馬車：

「夏伯陽！」

人們立刻往回跑去。

三套馬車和路上簇擁着跑來的人們，像風捲殘雪似的，席捲了捷克的步哨，衝進了莊子。車夫突然勒住了馬，忠實的通信員別其卡開始用機槍掃射起來。

在已經佔領了的村莊裏。人們列隊站着。一部分人沒有步槍，還有人光着腳。夏伯陽的目光掃過整個隊伍，於是，他走近右排頭：

「你的步槍哪兒去了？」

游擊隊員挺直了身體，負谷似的眨了眨眼睛，喃喃道：

「師長同志，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我們從村子裏往外跑的時候，槍就掉到河裏去了。」

夏伯陽眯細了眼睛。

「找去！」

游擊隊員敬了個禮，就跑到河邊，跳進水裏去了。

夏伯陽走近了另一隊員：

「你的機槍呢，巴斯杜霍夫？」

「我把它，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是我自己把它藏在河裏了……就在這兒，就在河邊上。」不等得到准許，巴斯杜霍夫就敏捷地鑽到水裏去了。

夏伯陽扭回頭來，眼睛再一次掃了一轉整隊站着的隊員們：

「村子奪回來了，謝謝你們，戰士同志們！步槍呢——晚上我要親自檢查。誰都少不了！解散！……」

從樹林裏，整隊走出來一支隊伍。有幾個人戴着紅星帽。

正在小橋上觀察着的夏伯陽回過頭來。一個陌生人走近了他。

「您好！我是富爾曼諾夫。派到你們師裏來做政治委員的。」

夏伯陽上下打量了一番這個陌生的人。

「我知道。」

富爾曼諾夫朝着走來的隊伍點了點頭：

「這就是我們的紡織工人——志願隊。」

通信員別其卡走近一個剛來的紡織工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喂，你們來了！」

紡織工人轉過身來。就連見過世面的別其卡也不由得口噤目呆了——原來是個女的。安娜看着別其卡的窘態，忍不住笑了。

「來了！您是機槍手嗎？」

別其卡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機槍手？我也能。怎麼樣？」

夏伯陽斜凭在木橋的欄杆上。

「你們來的正是時候。接到了米海依爾·瓦西列維奇·伏龍芝的命令，明天我們就要轉入進攻。」

富爾曼諾夫注意地順着河流望着。那裏還有幾個倒霉的戰士在河底撈着自己的武器，手忙腳亂地摸索着。

富爾曼諾夫轉向了夏伯陽，問道：

「他們在那兒幹什麼？」

夏伯陽斜着眼瞅了一下，然後斬釘截鐵地回答說：

「洗澡哪……天熱！」

農村寬闊的街道。有的地方放着彈藥箱，堆着東西。也有行軍竈。

在一幢屋子的窗下擠着很多人。傳來雄壯的、震耳欲聾的手風琴聲和愉快的民謠的

歌聲。

環繞着紡織工人們和安娜的，是夏伯陽的喧囂着的戰士們。

別其卡在門口出現了。

他瞥了一眼夏伯陽的戰士們，於是，掏出手槍來，朝天放了一響，喊道：

「肅靜，公民們！夏伯陽要用腦子了！」

在這突然降臨的沉寂裏，別其卡大模大樣地走下了台階。

屋子裏，指揮員們俯在展開的地圖上。

某人的聲音：

「普卡喬夫團在夜半出動。拉辛團做預備隊……」

富爾曼諾夫從旅長的肩後探出頭來，注視着參謀長的手在地圖上移動。富爾曼諾夫的臉是嚴肅的；他皺着眉——很顯然，軍事科學對他來說，還是完全新穎的事情。參謀長結束着自己的解釋：

「就這樣，在早晨十點到十一點左右，斯羅米亨斯卡亞村就會是我們的了。」
他停住聲，期待地望着夏伯陽。

「你怎麼想法呢，旅長？」夏伯陽問的是旅長，但不曉得爲什麼，却向政委看了一眼。

旅長越發俯向了地圖：

「據我的想法，主攻如果放在右翼，那就比較好……」
夏伯陽突然截斷了他：

「那麼，政委又怎麼想法呢？」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富爾曼諾夫。在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下，富爾曼諾夫怔了一怔，他迅速地掃了夏伯陽一眼，蹙起眉尖來，俯向了地圖：

「嗯……我想……我認爲……」於是，窘困地斜睨着夏伯陽。

夏伯陽的嘴角現出了開心的微笑。看上去，由於詭計得逞，他孩子似的從心坎裏高興了。

這樣一來，却使一時慌張起來的富爾曼諾夫馬上清醒了。他同樣露出了一絲微笑，也目不轉睛地看着夏伯陽，平靜地說：

「指揮官已經定下了決心。並且，據我看，決心是正確的。」

夏伯陽的面孔變得嚴肅了。他晃了晃頭：「好精靈的政委呀！什麼花招都騙不了他。」想完，他俯向了地圖。

所有的人都聚精會神地注視着自己的師長。

夏伯陽滿臉嚴肅地拿起圓規來畫着，用鉛筆做着標記，計算着。

終於，夏伯陽抬起頭來：

「這樣……你們剛說的都不算數，得忘掉它！唔，那麼……現在聽着，聽聽我會怎樣來指揮。我們要同時從兩翼進攻。用不着徒涉過河——橋經得住，我親自檢查過了。」

早晨五點鐘開始衝鋒。我們走……」

指揮員們的面孔越發俯近了地圖。

在佔領了的哥薩克村落裏。

屋子裏，富爾曼諾夫坐在桌旁。夏伯陽靠着窗，舒舒服服地歪着，香甜地嚼着一個大蘋果。富爾曼諾夫在一心一意地削着馬鈴薯。

旅長走進門來。他手上纏着新繃帶。他故意故作地給富爾曼諾夫敬了個禮，於是走到夏伯陽面前，停了下來。

夏伯陽瞥了他一眼：

「受傷啦？」

旅長立正：

「受傷了，瓦西里·伊萬恩奇！」聲音裏顯然流露着得意的調子。

「真是一個傻蛋！」

● 夏伯陽的父名「伊萬諾維奇」，一般多讀作「伊萬恩奇」。

——譯者

旅長困惑地凝視着自己的指揮官。

夏伯陽咬了一口蘋果，一面大聲咀嚼着，一面說：

「你是旅長，是我的副指揮官，你沒有權利亮出你的腦門，讓那些混帳子彈打……」
他嚼着蘋果，不響了。

旅長依然莫名其妙地看着夏伯陽：

「可是，瓦西里·伊萬恩奇，子彈沒有長眼睛，它可認不出誰是旅長，誰是……」

「子彈當然沒有長眼睛，」夏伯陽打斷了他，「難道你自己也沒有長眼睛？你肩
不是扛着個腦袋？」

夏伯陽扔掉了蘋果核，霍地站了起來。

他一把搶過了富爾曼諾夫身旁的小鍋，把裏面的馬鈴薯倒了出來：

「比方說，隊伍按行軍隊形在前進……指揮官應該在哪兒？」接着自己回答說：
「在前面……騎在駿馬上！」

他很快地在桌上排好了「隊伍」，前面是指揮官「騎在駿馬上」。

「現在，遭遇了敵人，他們的大砲開了火……」

夏伯陽瞥了一眼含着煙斗的富爾曼諾夫，飛快地從他嘴裏拔出那冒煙的煙斗來，巧

妙地把它安置在「敵人的隊形」裏。

「我們的指揮官該在哪兒呢？……同樣可以在前面，因為敵人不會單單朝你一個人開砲。」

富爾曼諾夫聽得很感興趣了，他坐了過來，開始注意地觀察着這夏伯陽式的隊形。

「現在，敵人已經逼近了，機槍也掃射起來了。指揮官該在哪兒呢？」夏伯陽看了看旅長。「假如說，他們在這兒有十挺機槍，這兒只有兩挺……」他用香煙表示着機槍。「那麼，該在哪兒呢？」

旅長滿有信心地用手指了一指：

「在這兒，有十挺機槍的地方。」

夏伯陽責備地望了旅長一眼：

「『在這兒』！你得用用腦子！你在哪兒容易給打中？很清楚，在十挺這兒。所以，你就該在兩挺那兒，因為一沒有指揮官，戰士們就很可能完蛋。」

旅長羞愧地微笑了。

夏伯陽神色不變地繼續下去：

「這會兒，敵人轉入衝鋒啦，指揮官就該……」

他詢問地看着旅長。

旅長完全不知所措，躊躇不決地小聲說：

「……在前面……」

夏伯陽打斷了他：

「……應該轉到自己的隊伍後面去，找一個高地，觀察戰鬥的全景，要不，敵人就可能從任何一翼迂迴過來。」

他果斷地把小鍋翻轉過來，在上面放了一個馬鈴薯的「指揮官」。

「現在……由於隊伍和指揮官的巧妙作戰，敵人給打退了，開始逃跑啦。」夏伯陽不由得狂熱起來。「我們的隊伍在追擊着狼狽逃竄的敵人。這會兒，指揮官該在哪兒呢？又該在前面，騎在駿馬上。還得一馬當先，緊追着敵人，衝進城去。」說完以後，笑着望了望旅長：「得用腦子呀！」

旅長站在那裏，眼睛一直凝視着桌面。

突然，他全身一怔。

「噯！噯！噯！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敢情你是在說謊哪！」他狡猾地眯了眯眼，很快地說了下去，「在節骨眼上，你多嘴都是自己跑在最前頭的！」

夏伯陽聳了聳肩，笑了：

「唔，那是在節骨眼上嘛！……」

一直津津有味地注視着夏伯陽的富爾曼諾夫，也忍不住笑了。

二

農民院子的角落裏。安娜和別其卡坐在分解開來的「馬克辛」機槍旁邊。

別其卡手裏轉動着機槍上的零件，裝出個道地教員的腔調，解釋說：

「這個叫後腦勺子。」

安娜仔細地觀察着零件。

後面圍牆上，一個強壯的小伙子探出頭來——那是個游擊隊員。他輕輕地打了聲
唿哨。

別其卡在安娜身後向小伙子使了個眼色，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好像是說：「你
給我走遠些唄。」

小伙子盯了安娜一眼，會意地一笑，馬上就溜掉了。

別其卡不露聲色地繼續講着課。

「這個叫作小嘴巴子。」

他把一件零件交給了安娜，可是他的眼睛分明不是在看零件，却看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看的是安娜的後腦勺。

安娜俯身看着這新奇的零件。別其卡却趁機抱住了安娜的腰。

安娜猛地轉過身來，一下子推開了這位好「教員」。別其卡在一旁摔倒了。

安娜的眼睛裏閃着惱怒的嘲笑。

別其卡狼狽不堪地坐在地上。

安娜扶正了頭上的頭巾，望了望那個手足無措的「教員」，搖了搖頭。

「這個叫什麼？」她譏諷地摹做着。「後腦勺子……小嘴巴子……咳，你——還算什麼英雄呢！」

十分懷爽的別其卡只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麼，不外是——「我鬧着玩呢。」

她冷笑了一聲：

「你們全是一羣騾馬。說得好聽，『我們是夏伯陽的人』！對付娘兒們，你們倒真是英雄。」

別其卡一下子清醒過來了。